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九 年

第 六 七 五 次 會 議

一 九 五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紐 約

目 次

	頁 次
臨時議程(S/Agenda/675/Rev 1).....	1
通過議程	1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瓜地馬拉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3232).....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季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安全理事會

第六百七十五次會議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日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H. C.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哥倫比亞、丹麥、法蘭西、黎巴嫩、紐西蘭、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 (S/Agenda/675/Rev 1)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瓜地馬拉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瓜地馬拉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 3232)。

一. 主席：本席認為應該告知各位理事：理事會亦已收到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政府提請將本案交付美洲國家組織的決議草案一件[S/3236]以及古巴代表所發內容相同的公函一件 [S/3235/Rev 1]。因為這些文書都牽涉到事件發生地的基本問題，本席覺得應該把這個事實告知各位理事。

二. 現在本席依照憲章第三十二條的規定，請瓜地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三國代表到會議桌來就座。

經主席邀請後，瓜地馬拉代表 *Mr Castillo Arriola*；洪都拉斯代表 *Mr Carras* 和 尼加拉瓜代表 *Mr Mena Solórzano* 在理事會會議桌就座。

三. *Mr CASTILLO ARRIOLA* (瓜地馬拉)：本人首先要表明我個人——因為過去三年參加聯合國工作的緣故——和敝國政府對本組織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心，這是本人的義務，也是一種愉快。本人認為本組織的成立乃是世界各國在謀求有效方法保證各國和平相處方面所獲得的最大勝利。今天，爲了討論敝國的悲慘情勢，安全理事會一秉公正儘早開會，這使我們對聯合國的信心更見鞏固。

四. 承安全理事會主席同意在今天召集這個會議，本人向他表示深切的謝意，因為他做了公正的事情。本理事會各位代表對於我們大家共同關懷的正當利益問題，即在世界任何部份維持和平安全的問題，認為較他們所應享的週末休息爲重要，本人特別要向他們表示感謝。在這個時代，不論事端多麼微小，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使星星之火不致演成戰爭燎原。

五. 就我昨天所能接觸而請其贊成立即召開安全理事會的那幾位代表來說，沒有一位不願合作。本人要特別向我所能接觸到的五國代表，即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姊妹共和國、英聯王國、土耳其及蘇聯代表，表示謝意。我覺得我其他國家也深爲感激，因爲如若我能接觸到它們的代表的話，它們一定會接受我們的請求的。

六. 本人要代表敝國公開鄭重聲明瓜地馬拉共和國已受到從事非法國際侵略的遠征部隊的侵犯。這個國際侵略是許多時以來以敝國爲對象的一個巨大國際陰謀的結果，而且爲了載明於紀錄起見，我要指出敝國會兩度正式向聯合國具報。目前在意圖使世人認這些邪曲謀略爲正當的損毀敝國令譽的大陰謀之外，我們正面臨一個侵略瓜地馬拉的罪行，一個迄今還未受到懲罰的罪行。幸而那一國的輿論都沒有受騙，而且雖然讓世人看到的祇是這個問題的一面，但是大家，甚至對瓜地馬拉的真情實況茫無所知的人，由於人類固有的真誠，都覺得而且深信這個問題一定還有其他一面，就是正義、獨立和民主，而這三點正是敝國的特徵。

七. 今天，以虛假的自由爲招牌而陰謀毀壞民主政治的那些人已受舉世輿論的譴責而且日後將無疑的受歷史的譴責。當那些人聽到瓜地馬拉已受侵犯，境內發生戰事的消息時，他們既未設法也不能隱藏他們衷心的歡愉，因爲他們深信爲了征服一個曾經故意使它沒有防衛力量的小國起見，他們已採取了最佳的方法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就是毀滅美洲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

八. 爭奪瓜地馬拉之戰爭已經開始。使我們久受威脅的戰爭已經爆發。瓜地馬拉人民現在正遭受一個以流亡者復國運動為假面具的國際侵略，而在這個侵犯瓜地馬拉國土的遠征部隊中，流亡者祇佔極少數目。這支遠征軍乃是外國部隊。可是，當安全理事會——祇有本理事會——正在干預此事以防止無謂的流血的時候，瓜地馬拉軍隊不願採取斷然行動來制止侵略，尤其不願在鄰近姊妹之邦洪都拉斯的地點採取這種行動，這足以再次表明敵國愛好和平並願與各國和平相處。同時，敵國也想避免授人以發動邊界事件的口實，以免他人用來說明他們的侵略是正當的舉動。但是，瓜地馬拉人民與政府萬眾一心，決不容忍這種傾覆敵國百年來第一個民主政府的國際陰謀。根據這個理由，我們嚴遵我們對聯合國所負的國際義務，希望把這個艱巨的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以便理事會嚴遵憲章明白規定的理事會各項義務，履行其防止一個可能擴大的戰爭以及保持世界和平安全的任務。

九. 本人固擬敘明敵國目前的情況並簡述瓜地馬拉問題的背景和癥結。不巧在我今天上午才正式知道今天要開會。我的陳述也許太長；但是鑒於這個問題刻不容緩急待解決，而且敵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希望各位代表能忍耐一聽我的陳述。許多事實是大家所熟知的；因此，我們提出特別重要的事項。

一〇. 此事不始於今日，在過去若干時日以前，某某方面已對敵國展開了最積極劇烈的反瓜地馬拉運動。這個運動以全屬子虛和和別有居心的報告為根據，其唯一目的在製造口實以便公開干預敵國的內政。這個運動是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和在敵國經營的其他獨佔企業發動的，並且受到美國國務部的鼓勵。參加這個運動者曾設法把瓜地馬拉描繪成蘇聯共產主義在美洲大陸的前哨站、莫斯科的工具，以及蘇聯進攻美國的先鋒。若干方面又無端指控瓜地馬拉破壞美洲大陸的和平並且威脅西半球國家的安全。鑒於這種情事，並且為了防止任何方面採取反瓜地馬拉行動起見，敵國於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向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提出聲明一件，內稱瓜地馬拉的主權獨立受到最嚴重的威脅，以供各方參攷並載入紀錄。這個文件業經列為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五日安全理事會正式文件〔S/2988〕，分發各國代表團，敬請本理事會各位代表鑒及並查閱這個文件。本人不擬宣讀這便文件以免有勞清聽，但是我想着重指出敵國政府早在那個時候就向安全理事會報告的若干主要事實。

一一. 自一九四四年瓜地馬拉革命以來，美國及其他各國的報界以及北美最大的通訊社都有計劃地展開不確和別有居心的報道的宣傳運動，這些報社和新聞通訊社利用這幾年來的國際緊張局勢，企圖把瓜地馬拉描繪成蘇維埃共產主義在美洲大陸的前哨站。

一二. 敵國會一本誠意，再三公開強調願與美國保持最正當、最恭敬和最友好的關係，但仍有人刻意從事引起瓜地馬拉與美國間的仇恨；在這些引起仇恨的行動之中，我們必須提到前美國駐瓜大使 Mr. Richard Patterson 在其任期內從事的那些令人抱憾的活動。Mr. Patterson 曾經公開宣佈當時在 Mr. Juan José Arévalo 領導下的政府將因國際壓力而被人傾覆。他煽動各個陰謀者團體從事反對敵國合法政權的不軌活動，並對瓜地馬拉政府高級官員表示瓜地馬拉問題事關一個正當的要求，祇涉及幾百萬美金，所以極易解決。但是，Mr. Patterson 說如果美國對瓜地馬拉問題讓步的話，美國就不得不對其他問題也作讓步，那就是說美國就要損失若干億美元了。

一三. 這是一九五三年的情形。本人不擬宣讀這個文件的全部或一部份，以免各位代表厭倦。但是，我要請各位注意這個文件，以便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刻的了解。

一四. 一九五四年二月，敵國公開宣佈已經獲得確實證據，足證若干國際團體和大企業曾共謀並協助毀壞備受威脅的瓜地馬拉民主政府。一九五四年二月，敵國政府獲悉一個經費由外國供給的巨大陰謀，而且中美某一國家參預其事一點亦經證明。我這裏有此確實證據，瓜地馬拉政府檔案室中也有此證據，不但非瓜地拉國民而且外交團人員均已加以證實。敵國政府曾儘量使大家知道這些證據，根據這些文件，可知目前遠征部隊的領袖——他當然是瓜地馬拉人——如何獲得這種協助。本人要着重指出當敵國及敵國政府在今年刊印這些文件並且公開譴責這種反對敵國的陰謀的時候，敵國政府絕對沒有指控任何政府，甚至對瓜地馬拉有惡意的政府，當然更沒有指控一個我們始終與它保持真誠友好關係的國家，即美利堅合眾國。但是這些文件敘述這些協助的來源。Colonel Castillo Armas 在某一封信裏面說進攻瓜地馬拉的計劃已經此方的某政府公開認可。在這個文件中附有那封信的影印本一份，但是因為祇有這一份，所以無法分發各位，本人引以為憾。我們並沒有指控美國政府。我們祇刊印 Castillo Armas 本人與尼加拉瓜 Mr. Anastasio Somoza 間的來往書信。我可以指明供給這個證據的是另一個流

亡在外的瓜地馬拉人。從這些確鑿的證據中，可以看到一切陰謀和協助，這些證據的影印本都已附入我手裏這本文件。

一五。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Castillo Armas 致函 Colonel Anastasio Somoza de Baile 說他已知道——我這裏姑引述消息來源的講法——一俟尼加拉瓜總統訪問若干拉丁美洲國家歸來，他當前往尼加拉瓜。Castillo Armas 通常住 Tegucigalpa 城，他的活動獲得尼加拉瓜總統 General Anastasio Somoza 和他的兒子 Colonel Anastasia Somoza de Baile 的支持。Colonel Anastasio Somoza 透過“A. Somoza Y Cta Ltda.”這個公司經商獲利，該公司的總公司設在 Managua。Mr. Castillo Armas 和 Somoza 父子間的拉線人是巴拿馬駐尼加拉瓜大使館的商務參贊 Mr. José Issac Delgado。根據有關文件的影印本，敵國人民知道 Castillo Armas 已把日後侵犯瓜地馬拉者所稱救國運動的成敗前途放在外國官員的手中。上述各文件影印本，如有需要，可予陳列。

一六。九月二十日 Mr. Castillo Armas 曾經寫信給 Somoza 父子，而且根據附在本文件內的某項文件，Somoza 父子曾屢次作覆。敵國譴責這個一九五四年的陰謀，並且在瓜地馬拉存有千真萬確的證據。主持這個陰謀的人是 Mr. Shuck。他是以前美國派到瓜地馬拉的軍事航空團的團長，在一九五二年退役後即到敵國工作。

一七。瓜地馬拉的軍隊愛好和平，但是具有抗拒任何武裝侵略的能力。瓜地馬拉軍隊實際上是沒有武裝的，許多年來它覺得必須獲得武器以個保衛國土。敵國會一再要求美國政府供給武器，但是雖然敵國即將被侵略的危險已經暴露，美國政府總是拒不接受我們的請求。

一八。在敵國遭受侵犯前不久，不但破壞敵國信譽的活動日形劇烈，且有若干事件使我們深信某某方面正在陰謀早日對敵國採取軍事行動。在加拉加斯舉行第十屆美洲國際會議時，美國國務部部長聯合其他政府干涉敵國內政的努力達於頂點，在那次會議有人企圖指責敵國威脅美洲大陸的和平。一個沒有武裝的國家不可能威脅任何人。

一九。本人不擬重覆敘述在加拉加斯會議所發生的事情，因為各報已有詳盡的報道，而且在座各位代表都已知道會議的經過情形。

二〇。關於第十屆美洲國際會議的結果，目的或目標，我不想發表陳述。但是，為了說明實際情形起見，我要宣讀各國內立場不同的各報對該次會議的評論。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說拉丁美洲國家雖然投票贊成美國提出的反共決議案，但是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並不完全相信瓜地馬拉國內共產黨的勢力對美國或西半球的團結真是一種威脅。其後，在會議通過反共決議案並經瓜地馬拉代表聲明該決議案是干涉該國內政的企圖而加以駁斥之後，若干代表對投票贊成決議案一事似乎引以為憾。

二一。這就是加拉加斯會議時的氣氛。但在今日，即使瓜地馬拉代表形似失敗者，他的痛苦並不落空；他的若干意見博得了陣陣掌聲，由此可以看到極大部份拉丁美洲國家代表的真正觀感為何。

二二。古巴的偉大報紙 *Bohemia* 在提到加拉加斯外長會議時說：“在瓜地馬拉，正如在美國一樣，有人表示這種或那種意見，但是決不可因此就說瓜地馬拉是共產國家或是一種共產威脅。而且，在美國正以軍事、經濟和技術協助給予南斯拉夫的一個並不否認其信奉共產主義的政權時，竟指瓜地馬拉為共產國家並設法把它從美洲社區中排擠出去，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我們究竟站在甚麼立場？西方國家究竟反對共產主義嗎？瓜地馬拉認為祇有保持和平，和平相處，才能克服落後的狀態並且使人類免於憂懼和困難。”

二三。在那個時候，美國報紙曾刊載一些評論，我現在祇想引述一二。舉例來說，Walter Lippman 說那個決議案不可能獲得一致的贊助，而且如若通過的話，那是在壓力之下勉強通過的，此點是很顯而易見的。在加拉加斯，若干方面就是在這種氣氛之下力把敵國指為對美洲大陸和平的一種威脅。

二四。甚至像本人即將引述的數家報紙那樣保守的報紙對瓜地馬拉的情勢亦已有清楚的認識。巴黎的 *Le Monde* 在其社論中評述反共決議案時說“熱烈贊助那個決議案的政府正是以軍政府和美國大公司正式代表為其權力護符的那些獨裁政府。這些政府的存在完全仰賴美國的保護。如果能在這些國家舉行自由選舉的話，那末當選執政的不會是共產而將是反共的左翼政黨，而且這些左翼政黨將決心重新談判外國獨佔企業所得的利益問題。這顯然不是 Standard Oil 或 United Fruit 這兩個公司所喜歡的事情，它們寧可與對內強硬而且無意接受美國所揭櫫的民主原則的那些政權週旋交涉。”

二五。這就是敵國的情形。一九四四年，敵國舉行自由選舉。在半世紀的暴政之後，一個民主政府終於成立它設法使敵國獲得我們都贊成和稱揚的生活水準，並使瓜地馬拉人民享有並尊重基本人權。今日若干方面企圖消滅的正是上述這種努力。

二六。Mr. Hallet 說明他所聽到的意見時說：“目前所需要的就是美國國務部部長杜勒斯和其他高級官員給予東歐人民的那種鼓勵，即將來的自由和參加政府的權利”。那正是敵國政府所做的事情，我們的人民已經參加政府工作了。Mr Hallet 接着說：“另一方面，美國曾屢予獨裁者以經濟協助，並對他們作軍事上的讓步，以便加強他們的軍隊。大部份拉丁美洲人民深信這種軍隊的唯一用途就是鎮壓本國人民”。

二七。當時，烏拉圭代表所發表的高尚的烏拉圭人民的意見是衆所周知的。烏拉圭代表說“烏拉圭的老百姓”——他指該國的偉大人民——“都認為美國完全與西半球的獨裁者站在一邊，而且對美洲大陸人民的民主願望似乎不大關懷”。我還是在引述此美著名評論家 Mr Hallet 的言論。

二八。後來烏拉圭代表又說：“我們極想使我們的人民支持美國，但我們對於美國對極權政府的政策卻無法加以辯護，而且我們也不能毫不猶豫地說美國是衛護全人類的自由的”。

二九。本人不能忽視厄瓜多總統 Velasco Ibarra 的權威意見。他在評論加拉加斯會議時說：“我們認為與共產主義鬥爭的正當方法決不是通過多少隱含有直接或暗中干涉的恐嚇的宣言。在忠於門羅主義的拉丁美洲，我們自應始終反對任何干涉。每一個南美和拉丁美洲國家都有權在實族民主代議政治的限度以內隨意組織政府並依其自行擇定的規模和種類施行經濟改革”。

三〇。Mr. Fabela 在墨西哥的重要報紙 *Ex elsur* 中說：“誰都可以相信所有美洲國家決不會不與共產主義鬥爭，或袖手旁觀或漠視蘇聯在我們各國內的公開或秘密活動。因此，所有美洲國家都願意宣佈反對共產主義，因為它們都有民主的傾向，它們是愛好自由和反對極權政治的。但是，如果美國代表團在加拉加斯企圖通過一個聯合決議案而使一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都須授予加拉加斯會議以超乎個別國家憲法的權力的話，那末勢將發生困難。我們深信拉丁美洲人民，尤其墨西哥人民，是站在瓜地馬拉這一邊的，因為大多數拉丁美洲人民根據親身經驗都知道當若干報社爲了美國私人 and 企業的經濟——而不是政治——利益而展開反某某拉丁美洲國家及其人民的宣傳運動的時候，它們的目的通常不是爲了促進道德或正義，而是爲了支持特殊的和強大的經濟利益。墨西哥已屢受這種宣傳政策之害，這種政策就是否定其真理，抹殺事實”。這是對於杜勒斯先生所作努力的評論，並且部分地說明了敵國今日面臨的情勢。

三一。敵國國內有兩大集團永不贊成瓜地馬拉有一個民主政權。自十九世紀末葉到一九四四年，敵國受到最可怕的暴政的蹂躪。這兩個強暴政府統治甚久而且引起人類最深的仇恨。第一個統治了二十二年。另一個統治了十四年，而且希望繼續統治下去。這兩個專制政府以最大的特權給予美國某一公司，用這種種特權去換取美國公司支持其繼續當權。上述公司利用那些特權來剝削敵國，已經有半世紀了。但是當一個民主政府在本世紀內首次開始關懷瓜地馬拉人民的利益，提高敵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恢復國富並且增加一般福利的時候，上述公司以及在上述兩專制政府卵翼下獲得厚利的其他公司使開始遇到困難。這兩個因不同理由而對瓜地馬拉發生興趣的集團對於維持敵國的民主政權當然沒有興趣。可悲的事情是美國國務部竟然支持這些集團，破壞在美國實行並爲我們所贊助的那些原則，並且忘懷我們瓜地馬拉人也有享受這些原則的權利。我們雖然是一個小國，但卻也是一個主權國家。這是我們的權利主張。

三二。在加拉加斯會議開幕前，美國國務部已有所部署。瓜地馬拉駐華盛頓大使 Mr Toriello Garrido 離美前曾向艾森豪威爾總統辭行。當時，艾森豪威爾總統對聯合水菓公司在敵國的商務情形一無所知，或者祇有完全不同的情報，這是很有趣的事情。前任瓜地馬拉大使詳盡地告訴美國總統聯合水菓公司及其他美國獨佔企業如何在瓜地馬拉從事各種活動，如何完全控制敵國的全部港口與交通線，並且佔領大片土地，至使瓜地馬拉的國民經濟實際上受它們的支配。艾森豪威爾總統告訴 Ambassador Toriello 該那種情形不能再繼續下去，而且雙方必須謀求解決之道。當時，Mr Toriello Garrido 把主持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部長 Mr John M Cabat 與國務部長杜勒斯二人與水菓獨佔企業均有密切關係一事告訴艾森豪威爾總統。鑒於那種情勢，美國總統建議組織一個不包括上述兩個官員在內的聯合委員會，負責研究這個問題，並且擬定公允的解決辦法。Mr Toriello Garrido 回想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意見，所以告訴新聞記者說美國國務部這次對瓜地馬拉發動新侵略，事先並未將詳情呈報艾森豪威爾總統，這是很合理的結論。

三三。在加拉加斯會議之後又發生了在座各位代表都知道的事件，但是本人現在作此簡短聲明時略一回述這些事件，不無意義。瓜地馬拉沒有武器，敵國軍隊又無法從製造武器的國家那裏獲得武器。我們可以證明此事，而且關於我們一再請求供給爲敵國國防部所必需的武器一事，我們亦可提出證據。

瓜地馬拉陸軍參謀長 Colonel Parinello 曾說：“瓜地馬拉革命軍的基本目的是在訓練已屆軍役的公民，以便保衛祖國——全世界所有軍隊的傳統目標”。

三四。敵國從未侵略任何其他國家，亦未威脅任何其他國家，包括中美的姊妹國在內。美國國務部說敵國在設法向其他方面購置武器一再失敗後所買到的武器是蘇聯或波蘭供給的，敵國已鄭重加以否認。而且，敵國也無須徵求他人的意見或取得他人的許可。瓜地馬拉已再三聲明——現在已無須重述——敵國決非蘇聯或美國的附庸國；我們是一個主權國家，敵國政府行使所有國家所固有的主權，購置武器。任何主權國都應有這種權利。在加拉加斯會議之後及在敵國所買武器運到後，若干對敵國實施仇視政策的外國政府就對拉丁美洲各國外交部施用重大壓力。因此，我們的姊妹國尼加拉瓜不願國際法的規定而竟無端與敵國斷絕外交關係，我們深以為憾。即使該國所稱理由是真的，它也祇能撤回大使，決不可斷絕外交關係。尼加拉瓜顯然是為了其他原因與敵國斷絕邦交的。

三五。依照與我們血統相同的鄰邦保持和平友好關係的宗旨，敵國政府向姊妹國洪都拉斯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是，洪都拉斯根據顯然不充分的理由而拒絕了這個提議。事實上，說國與美國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已訂有相似的國際條約。這些國家既與美洲國家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卻以現在因已有足夠的國際法原則故無須締結這種條約為藉口而拒絕與瓜地馬拉締訂互不侵犯條約。本人必須詢問：與美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也是不需要的嗎？它是不是以武器裝備供給各國俾使整個協助運動底於完成的一種方法，或者至少是用來讓某某方面自由活動，對一個沒有自衛力量的人民，一個他國故意使它沒有自衛力量和武器的人民，從事準備侵略和像今日這樣實行侵略？

三六。本人的初步陳述如此冗長，務請各位代表曲諒。

三七。造成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某一受官方支持的獨佔企業公司拒絕放棄任何主權國家不能繼續容忍的那些特權。我是指聯合水菓公司而言。

三八。事實真相因有人捏造事實而模糊不清。有人堅決表示若干方面是為了其他理由而進行這個反瓜地馬拉運動的。杜勒斯先生在最近的演說詞中甚至說他深信從瓜地馬拉問題的本質看來，即使聯合水菓公司問題明日就能獲得解決，瓜地馬拉國內的共產主義問題仍將繼續存在。請各位原諒我沒有逐字引述杜勒斯先生的演說詞，但是關於那個演說

詞的實體，我相信我的記憶是正確不錯的。杜勒斯先生沒有想到此事尚有另一方面、另一原因；本人可以坦直告訴他如果瓜地馬拉政府明日就規定共產黨為非法並且把所有共產黨員驅逐出境，若干方面也會找到新的藉口來從事反瓜地馬拉運動的。我要說明共產黨在敵國有一部分人民擁護，因為瓜地馬拉是一個尊重思想自由的自由國家。事實上，反瓜地馬拉運動的唯一目的是援助在敵國已經根深蒂固而且因為瓜地馬拉行使主權和制定公允法律而喪失剝削特權的那些獨佔企業。舉例來說，土地改革便是敵國遵照聯合國原則依法通過的法律。

三九。這就是目前這個問題的歷史背景。瓜地馬拉共和國已受侵犯。

四〇。根據今天紐約時報的報道，美國駐瓜地馬拉大使否認敵國境內發生轟炸情事。相反的，他說那是一個內部的運動，城鎮的居民已經起而反抗，而且瓜地馬拉人民正為解放而作戰。

四一。Mr. Peurifoy 並不在瓜地馬拉，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在敵國有巨大的外交團，這外交團當時是在瓜地馬拉境內的，因此可以證實不設防城市會否受到轟炸，包括兒童在內的人民會否受到 P-47 飛機的機鎗掃射。P-47 是最新的戰鬥機，可是敵國卻連軍校需用的教練機都無法獲得。這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駐在瓜地馬拉的外交官曾經同意乘機升空，因此能夠確定轟炸敵國的飛機的來源以及它們以洪都拉斯境內 Toncontin 和 Copan 兩地為基地的實情。這些飛機無法加以辨認，因為它們的標誌可能已經塗改。可是，我們多少知道它們屬於何國。

四二。有人在這裏說這是流亡國外的瓜地馬拉人所發動的一個運動。今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曾經轟炸並且掃射敵國首都和其他城市的飛機一架因汽油用盡而跌落在墨西哥境內的 Tapachula 一地，飛行員一人受傷。敵國政府要求逮捕這些飛行人員，而 Ambassador Peurifoy 竟然指他為瓜地馬拉人，真是令人詫異。墨西哥自會說明在 Tapachula 毀機跌落的這兩個飛行員是否為北美的國民。他們屬於遠征部隊，這不是本人杜撰的事體，墨西哥明天就能證實本人的說法是否正確。

四三。敵國還有擊退進犯的部隊，可是我們決不屈服低頭，而且決心擊退他們。根據我們瓜地馬拉人衷心尊重的一個原則——即履行義務的原則，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儘速派一視察團赴瓜地馬拉。這是本人在這裏代表敵國政府正式提出的第一個請求：應派一個視察委員會到瓜地馬拉去進行調查並且聽取外交團的意見。

四四。在瓜地馬拉的美記者曾在他們所代表的報紙雜誌中報導轟炸情形及轟炸的後果。但是我更重述雖然北方的侵犯者已經佔領了靠近洪都拉斯邊界的三個大城，敵國還不願意加以痛擊。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憑着所能獲得的報告，首先警告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兩國政府，並且更要求它們逮捕從上述兩國的作戰和支援基地進犯瓜地馬拉領土的流亡者和傭兵。上述兩國政府也許對這種侵犯行動故意閉着眼睛，也許還予以援助。

四五。瓜地馬拉駐洪都拉斯大使會向洪都拉斯外交部提出抗議，對空運穿着制服的傭兵前往洪都拉斯邊境一事加以指責。對於此事，我們已有明確的證據。任何視察委員會極易證實我們的陳述。當前的目標明確簡單而且必須達到，那就是安全理事會必須保持和平，以免戰禍延及世界的這一部份安全理事會應該立即向洪都拉斯及尼加拉瓜兩國政府提出這種警告。

四六。敵國政府的第二個請求是安全理事會應在瓜地馬拉，並於必要時在其他國家組設視察委員會，負責審查證件以便證實受敵國政府控訴的國家確曾縱容侵犯者一事。

四七。侵犯瓜地馬拉的行動於六月十八日開始。最初的攻擊和破壞行為發生如下：

四八。六月十八日晚，自 Puerto Barrios 前往首都的客車一列受到掃射，被迫停止。襲擊飛機飛越 Gualán Bridge，客車到達 Entre Rios 城。那些飛機毀壞了敵國的國家財產和中美國際鐵路公司的財產；路軌亦被折毀。

四九。那天上午十時五十分，美製 P-47 飛機在瓜地馬拉首都襲擊公私建築物，並在 Nuevo Viñas, Palencia, 和 Villa Canales 投下大量武器。瓜地馬拉境內當然有一批第五縱隊，侵犯者時時利用空投辦法接濟第五縱隊。本人必須指出團結一致的瓜地馬拉人民已在可靠的證人面前把所有落入他們手中的武器交出。

五〇。那天夜晚，那些飛機飛越許多城市，並在若干城鎮投彈，但是沒有引起極大的損傷。

五一。六月十九日上午八時，未經辨認的 P-47 飛機一架飛越首都上空，其他飛機若干架則在本人不願在此指出的各村投擲武器。

五二。同日上午十一時，另一未經辨認的飛機對 Puerto Barrios 及 Puerto de San José 兩地的汽油庫投彈，但是未獲成功。

五三。是日正午十二時，傭兵佔領離洪都拉斯邊界極近的 Esquipulas 和 Joco in 兩地，並且越過洪都拉斯的邊界。

五四。同日午後五時四十五分，飛機兩架攻擊 Jutiapa 的軍事區域，它們飛回去以後又在十一時三十分另加飛機二架再度空襲上述軍事區域，備有探照燈的飛機兩架曾經飛越 Petén 軍事區域。

五五。同日午後十一時四十分，傭兵佔領位在東北部離南疆界極近的 Morales 和 Bananera 兩城。那兩城的平民的命運不得而知，因為橋梁已被炸斷，消息已經斷絕。

五六。各種飛機曾在敵國各地在不同時間投下武器，但是本人前已說過，敵國人民已把它們收集起來，交給軍隊。

五七。在今天，六月二十日上午八時三十五分，飛機炸毀敵國在東北部 Quiriquá 城的大橋。在同一區域內的鐵軌已遭毀壞。

五八。今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飛機飛越在面積人口兩方面位居全國第四大城的 Cobán。該城曾受機關掃射。飛機一架在轟炸 Cobán 後因汽油用盡，在墨西哥 Puerto Madero (Chiapas) 附近跌落。機師二人都屬北美國籍，現在 Tapachula 旅舍中，其中一人受傷。墨西哥當局已下令拘留這兩個機師飛機基地是在洪都拉斯。據報，這些襲擊都是從 Toncontín, Copán 和洪都拉斯境內其他機場起飛出擊的。

五九。這就是敵國今日面臨的情勢。

六〇。末了，敵國政府明確和具體地要求安全理事會干預此事。美洲國際組織和平委員會昨日開會。但是，敵國政府使用上述組織參加國家所享有的自擇權，在今晨表示不贊成美洲國際組織及和平委員會過問此事。這是美洲國際組織規約所規定的一種權利。因此，我深信在這裏討論任何旨在使安全理事會避不負責的提案，毫無意義，安全理事會的責任在聯合國憲章中已有極明確的規定，我想無須在此處加以重述。

六一。各位代表如有問題，務請儘量提出，本人自當一一奉答。

六二。Mr CARIAS (洪都拉斯)：本人在聯合國服務多年，曾經面臨許多困難，但是目前的情勢也許是最可悲而且含有諷刺性的情勢。今天，我們聽到與洪都拉斯有歷史關係和最深友情的國家的代表對敵國提出非常嚴重的指控。此外，在一個以樹立光榮和平為最高目的的組織中，有人竟因意氣和憂懼而喪失理智，發表歪曲事實的長篇宏論，這真是一大怪事。這個莊嚴的論壇正被人用來傳播仇恨，煽動輿情，並且淆亂世人的視聽。目前這個問題是一個應由旨在維持和平與安全的組織加以處理的典型事例。全世界都知道美洲國家具有本洲引以為豪的

各種組織。舉世人民時常聽到拉丁美洲各國代表誇耀國際法在拉丁美洲所得到的巨大進展。正因如此，本人才敢毫無準備地發表下面的意見。

六三。瓜地馬拉政府提出控訴，收到先發制人的效果。但是，本人深信我們總有向本理事會說明立場和確定責任問題的機遇。正因拉丁美洲有我們常常誇耀的那些組織，本人要毫無保留毫不猶豫地指出這些問題顯然是應由美洲國際組織處理的事項。因此，本人對今天提出的決議草案，深感滿意。此外，我還要說明本人對聯合國的原則具有最深的信念。經過了這許多年，我們相信人類當能因聯合國順利工作而獲得極大利益。因此，我深信就目前這個困難案件來說，最適當的行動是將此事項交付主管組織，即美洲國際組織處理。

六四。末了，我要重覆說明如果情事有變，敝國政府保留再度發表意見的權利，而且本人對於被邀就此令人痛心的問題發表陳述一事要表示感謝之意。

六五。Mr. Mena SOLORZANO (尼加拉瓜)：敝國政府對安全理事會特為聽取瓜地馬拉代表團控訴敝國而舉行會議一事，頗感詫異。我深信這些事項應該在美洲國際組織中解決，因為設立這個組織正是為了聽取我們的分歧意見。因此，本人請求把此事交付主管組織處理，我們可以在那裏陳述意見，為我們自己辯護。

六六。Mr. GOUTHIER (巴西)：瓜地馬拉外交部長曾將該國國內發生的事情電告安全理事會〔S/3232〕。瓜地馬拉政府會請求安全理事會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三十五及三十九條，採取適當行動，“防止中美此一區域的和平與安全遭受破壞，並且制止對瓜地馬拉的侵略”。

六七。根據美洲國家的悠久傳統習慣，凡是足以威脅美洲國家間的友好關係的爭端及情勢應由它們為解決那種爭端情勢而設立的組織去設法解決。根據美洲國際組織的憲章，該組織有權處理並解決與這種爭端或情勢有關的任何問題。再者，聯合國憲章第八章在五十二條中確認這個原則。本人要請各位代表注意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那項規定如下：

“安全理事會對於依區域辦法或由區域機關而求地方爭端之和平解決，不論其係由關係國主動，或由安全理事會提交者，應鼓勵其發展。

六八。我想理事會今天應該依照憲章的明確規定行事，不討論此事的是非，並將此事交付美洲國際組織處理。

六九。根據這些理由，又想到我們美洲國家解決爭端的傳統方法，本代表團認為應將此事交付美洲國際組織。因此，本人現在代表巴西和哥倫比亞兩提案國提出下面這個決議草案〔S/3236〕：

“安全理事會

“業已將瓜地馬拉政府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文書(S/3232)視為緊急事項加以審議，

“備悉瓜地馬拉政府已向美洲國際組織所屬機關，即美洲國際和平委員會，遞送相同之文書，

“念及聯合國憲章第八章所載各項規定，

“復感現有美洲國際機構能對維持美洲和平安全問題作有效之處理，

“決定將瓜地馬拉政府所提控訴交付美洲國際組織即予審議，

“請美洲國際組織斟酌情形儘速將其就此事項所能採取之措施，通知安全理事會。”

七〇。Mr. ECHEVERRI CORTES (哥倫比亞)：本代表團聽到瓜地馬拉代表 Mr. Castillo Arriola 敘述該國境內所發生的暴亂事件，很覺焦慮。我們希望可能造成流血慘事的行動將會終止。但是，本代表團想提出一些純屬法律性質的意見。

七一。自金山會議後，哥倫比亞代表團始終避免不先訴諸區域組織而直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呼籲，因為那樣的話，在本大陸為防止侵略所採取的任何行動均將受制於否決權了。所有美洲各國代表團都有這種看法，而且聯合國憲章第八章中也載明這種意見。

七二。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三條，任何爭端的當事國，在爭端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安全的維持時，必須求得解決，關於這一點，該條規定提到區域機關和區域辦法。這條規定必須與第五十二條並看，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說締結區域辦法的聯合國會員國在將地方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以前，應依這種區域辦法或由這種區域機關，盡力獲致和平解決。

七三。本人認為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所有會員國都有先向區域組織申訴的義務，因為區域組織是當然的初級控訴院。這決不是一種可以隨便放棄的權利，因為各國在簽訂憲章時就已承擔了這項義務。根據這些法律上的理由，本代表團與巴西代表團聯合提出了目前這項提案。

七四。Mr. HOPPENOT (法蘭西)：前天安全理事會開會時〔第六七四次會議〕主席曾說：

“在過去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美國是一個小國，因此現在還是從小國的立場來看許多問題。我希望在我這一生不會看到下面這個現象，就

是當一個小國要求聯合國保護而使它免受戰禍的時候，聯合國卻反問“急甚麼”？當我們聽主席說這話的時候，沒有想到這麼快就會面臨他所提到的幾乎純屬理論的問題。爲了使瓜地馬拉代表儘速向我們提出請求起見，主席不顧許多實際上的困難，盡了很大的力量，召集安全理事會開會，本人要向主席先生表示謝意，而我想這也是表示全體代表的意思的。

七五。至於這個問題的實體，要理事會不經過更詳細的討論立作決定，那似乎是一件難事。本人已經審查過巴西代表團剛才經獲得哥倫比亞代表團的贊助後提出的決議草案。在原則上，法國代表團並不反對通過這個草案。理事會自然應該看到交給它審議的整個情勢。美洲國際和平委員會當然有資格就這個問題向我們具報，因爲組成這個委員會的是素有合作習慣的若干國家，它們因歷史和地理聯繫而互相團結，由它們去磋商獲致諒解，自比在範圍較大的國際機關內爲之更來得迅速。我認爲安全理事會將瓜地馬拉的請求爲緊急事項而交付美洲國際和平委員會，並不是推諉責任，因爲理事會是請那個委員會調查清楚以後把它所達成的結論報告理事會，而且我認爲理事會將根據那些結論作成最後的決定。

七六。但是，理事會如果想達成它的主要任務的話，必須立即負起一項責任：那就是在今日即須決定主張凡惹起喪失人命的行動以及有助這種行動的一切外援均應立即停止。

七七。本代表團本着這種精神向理事會提議在巴西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草案中應該增加下列最後一段：

“理事會要求立即停止足以繼續引起流血之任何行動並請全體聯合國會員國本憲章之精神不協助任何此種行動，但理事會此項意旨並不妨礙美洲國際組織所擬採取之措施。”

七八。法國代表團提出這個修正，並不以某一特別國家爲對象，這時無須說明的。我們更不必說明本代表團不能相信瓜地馬拉代表團對美國的指責，它不能相信這些指責是有根據的。也不能相信美國直接或間接地從事煽動，致使一個自由的主權國家處於悲慘的境地。

七九。本代表團祇是要求安全理事會呼籲關係方面停止這種流血慘事，俾使瓜地馬拉各城各鄉今天不致再有無辜人民犧牲生命，且使目前這種情勢的悲慘後果立即消除。我們深信本代表團有要求理事會發出上述呼籲的權利。

八〇。我相信巴西代表一定會接受這項修正，並且與本人一同建議安全理事會予以通過。

八一。主席：依據通常的程序，本席請巴西代表對法國代表所提出的修正案發表評論。

八二。Mr. GOUTHIER (巴西)：本人欣然接受法國代表的意思。我們同意 Mr. Hoppenot 的看法，而且誠望以後不再發生流血慘事。在提出這個提案的時候，我們祇顧到處理這個問題的最佳方法以及美洲國際組織這個機構和憲章的原則。根據這種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精神，我們並沒有預斷這件事。就本人來說，我對法國代表所提的修正，並無異議。

八三。主席：根據剛才請巴西代表發言的理由，本席現在請哥倫比亞代表發表意見。

八四。Mr. ECHEVERRI CORTES (哥倫比亞)：法國代表 Mr. Hoppenot 對敵國所贊助的巴西決議草案提出了極佳的修正，本人要向他表示賀意。本代表團認爲這項修正充分表明了我們全體的感覺。我們已經說明必須向區域組織申訴的法律原則，但同時我們也樂見此項辦法更來得這樣完滿。

八五。因此，本人要宣佈本代表團接受並且願意投票贊成法國代表所提的修正案。

八六。Sir Pierson DIXON (英聯王國)：我們已經聽到瓜地馬拉代表的陳述，也聽到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兩國代表的發言。當前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採取甚麼措施。我們倉本舉行會議，可是根據我們所聽到的宏論，現在顯然有一種安全理事會決不能漠不關心的情事，因爲這種情事引起了與維持和平安全有關的問題。

八七。憲章明白規定安全理事會處理這種問題時所能採取的各種措施。憲章第八章規定利用區域辦法來處理涉及維持國際和平安全問題的事項。美洲區域內的國家已經確立了這種辦法，就是美洲國際組織的成立。我知道瓜地馬拉代表已把文書一件送致上述組織的一個機關，即美洲國際和平委員會。巴西和哥倫比亞所提的決議草案是依據憲章這一部份規定的，並且請美洲國際組織處理此事並將所採取的措施通知安全理事會。

八八。根據這個決議草案，安全理事會關懷和不安全一事有很明顯的。草案末段說明此點如下：

“請美洲國際組織斟酌情形將其就此事項所能採取之措施儘速通知安全理事會。”

八九。法國代表的修正案本身似乎是妥善的，它更清楚地說明安全理事會關懷這個問題，本人欣願予以贊助。

九〇。巴西和哥倫比亞決議草案中所提出的辦法是安全理事會所能採用的最具有建設性的辦法，也是最能促進和平與安全的辦法。拉丁美洲國家間

有歷史悠久的合作傳統。就其對世界和平的意義而言，這是一件幸事，而且那種傳統是我們自由世界的一部份力量。處理美洲國家間爭端的機關是美洲國際組織。根據我提到的歷史傳統來說，主張利用這個機關的提案是合理而且具有建設性的。

九一。因此，本代表團對於這個決議草案和法國代表團所提的修正案，並無異議。

九二。Mr. MUNRO(紐西蘭)：本代表團完全贊成通過審議這個項目，而且對主席儘速召集會議的行動，表示欽佩。在討論前一個項目時，我曾着重指出敵國政府認為任何國家，尤其任何小國，應有在它相信國家安全遭受威脅時謀求取得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協助的權利。本代表團固未預斷本案的是非曲直，但仍認為瓜地馬拉在使它提出這個請求的情勢之下絕對有權立即向本理事會申訴。

九三。本人細心傾聽瓜地馬拉代表的演說詞。本代表團覺得不能如此倉促地評斷這個問題中的種種事實。我也細心聽到有人建議說由區域機關處理此事也許最為適當。我們真可以說憲章的草擬人在草擬第八章各條時曾特別想到在美洲各國間業已存在的區域辦法。這些國家願意經過它們自己的組織來求得解決一點是很可嘉許的事。

九四。而且，憲章第五十二條第二項也規定參加這種組織的會員國允宜以和平方法解決地方爭端。憲章第五十三條規定區域機關在安全理事會指示下或經獲理事會的授權後可以採取行動。

九五。就目前這件事來說，區域機關也許最能確定事實，並且建議適當措施。因此，理事會先將這個問題交付美洲國際組織並請該組織及早提具報告一事與理事會之極端關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一事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本代表團在原則上願意贊助巴西及哥倫比亞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草案和法國代表所提的修正案。

九六。我們認為這個經過修正的決議案並不是理事會對此事的判斷，因此也絕不是對瓜地馬拉控訴中所提及的任何一國有所褒貶。本代表團擬贊成這個決議草案以及法國代表所提業經巴西及哥倫比亞接受的修正案。

九七。Mr. CASTILLO ARRIOLA(瓜地馬拉)：本人細心聆聽各位代表在本次會議發表的宏論。我覺得不得不發表一點意見，而且想先對洪都拉斯代表 Ambassador Cartas 表明敵國和本人極珍視使我們成為兄弟之邦的鞏固聯繫，而且曾經盡力加以培養。就洪都拉斯來說，本人——在陳述時——或敵國政府尤其沒有意思控訴它縱容他人攻擊或侵犯敵國。

我祇是想指出因為洪都拉斯首肯成為進犯敵國的飛機船隻的活動中心，主管機關應該確定責任問題。

九八。我要向法國代表說明敵國政府並未企圖控訴美國人民或政府縱容他人侵犯我國，本人在發言時亦未企圖提出這種控訴。本人所提到的是聯合水果公司和有意保護該公司利益的若干官員。

九九。在提出這點說明後，我一定要向法國代表道謝，因為他對巴西決議草案所提的修正案反映了瓜地馬拉人民的焦慮，並且含有本人方才代表政府所提兩項具體請求中的一項，即懇請會員國幫助侵犯部隊在這次侵略中獲得成功。本人現在向法國代表表示感謝之意。

一〇〇。其次，我要提到哥倫比亞代表的言論。敵國雖小，卻有法律上的傳統，而且本人由於命運或機會的關係身為律師，因此非常尊重法律原則。可是，一個國家決不能見小忘大，斤斤計較法律上的枝節問題。我要請哥倫比亞代表了解正在受機槍掃射的敵國人民的感覺，我說這句話絲毫沒有觸犯他的意思。巴西和哥倫比亞聯合提出這個草案，本人要代表敵國政府向他致謝。但是，上述兩國的提案與憲章規定並不完全符合。我現在簡略分析聯合國憲章有關各條規定。

一〇一。根據我所聽到的意見，巴西和哥倫比亞所提決議草案是以第三十三及第五十二條為根據的。第三十三條規定如下：

“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於爭端之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時，應儘先以談判、調查、調停、和解、公斷、司法解決、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之利用，或各該國自行選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

這條規定對瓜地馬拉問題是完全不適用的。瓜地馬拉共和國與他的兄弟之邦洪都拉斯，或尼加拉瓜，或任何其他國家均無爭端，這是很顯明的事情。我們沒有爭端，甚至沒有邊界問題。我們在此方面並無異見。我們之間也沒有懸而未決的政治、領土、經濟或其他問題。直到今日，我們與洪都拉斯維持着極佳的外交關係。尼加拉瓜為了細故自願與敵國絕交。這條規定對於任何爭端是適用的，但是在發生侵略情事，不設防城市遭受掃蕩，無辜平民喪生殞命，兒童亦被機鎗掃射以致造成恐慌情勢的時候，這條規定是不適用的。我要求各位代表從這個觀點來看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安全理事會不能強迫當事國用這個方法解決它們的爭端，因為就目前這個問題來說，既無當事國，亦無爭端。

一〇二。關於區域辦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說：

“總結此項辦法，或設立此項機關之聯合國會員國，將地方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以前，應依該項區域辦法，或由該區域機關，力求和平解決。”

根據上述同一理由，這條規定是不能適用的。我們無法與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獲致一個和平解決，因為我們和它們並無爭端。

一〇三。另一方面，如果要從法律觀點來審議敵國的呼籲，如果在目前侵略已經發生和人心惶惶的時候要提出與我們心境相合的法律論據的話，那末甚麼法律論據還能比敵國政府據以提出請求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和第三十九條規定更有充分理由呢？敵國政府認為意思非常明確的第三十三及第五十二條規定不能適用於目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到一個區域機關去討論一個並不存在的爭端。因此，我說瓜地馬拉駐華盛頓大使館今日上午正式宣佈瓜地馬拉政府不贊成美洲國際組織或美洲國際和平委員會干涉此事。我們面臨一個明顯侵略行為。在有人正提議把這件事交付美洲國際和平委員會審議具報的時候，也許飛機正在掃射瓜地馬拉。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的規定，敵國政府絕對有權向安全理事會呼籲。該條規定說“安全理事會得調查任何爭端……”。這裏又提到爭端，但是我們並沒有爭端，因此這一句對本問題並不適用。可是，第三十四條接着說“……或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之任何情勢，以斷定該項爭端或情勢之繼續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一〇四。第三十五條規定如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得將屬於第三十四條所指之性質之任何爭端或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或大會注意。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該條規定接着提及其他情況。敵國是首創本組織的六十國之一。根據我所引述的各條規定，安全理事會不能否認我們有權要求理事會出面干涉——不是通過區域機關的干涉。我們參加並且非常尊敬那個區域組織；我們也確認它的有效。但是，我們認為正因有第三十三條和第五十二條的規定，在敵國正遭受侵略的情形下，該組織無法採取有效的措施。

一〇五。我要請各位注意這些事實，根據這些事實的所有方面，理事會義不容辭，必須出面干涉。理事會正採取我們代表敵國政府請求採取的初步防範措施，本人業已向理事會各位代表致謝。

一〇六。我們深恐瓜地馬拉境內衝突會來得極其殘酷且日益擴大。這不祇是我們的意見。舉世人民都認為公正無私而且已有直接前往瓜地馬拉的觀

察家也都表示相同的意見。紐約郵報專欄作家 Max Lerner 今天在該報中寫道瓜地馬拉境內的戰爭如若超過四十八小時，將會演成一個非常殘酷的戰爭。我現在引述這位曾經到過瓜地馬拉的美國記者就瓜地馬拉問題所發表的意見，但是本人並不證實和表示贊成或同意他的意見。他說：“Castillo Armas 要是未得到巨額補助——這種補助或是從聯合水菓公司和巨大咖啡種植場老板那裏得到的，決不可能編組或裝備他的軍隊。要是美國不積極援助的話，他公開反叛政府一事決無成功之望”。有一消息靈通的人對他說：“我們已經整個捲入這事的漩渦了”。

一〇七。本人已代表敵國政府對目前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一部份表示異議。我現在要說的話祇此而已。

一〇八。Mr. TSARAP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安全理事會已接到瓜地馬拉政府為鄰國對其進行武力侵略事提出的抗議。

一〇九。根據業經列為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各位代表的瓜地馬拉外交部長的電文，瓜地馬拉顯然已經成為陸海空軍攻擊的對象。這絕對是明顯而公開的侵略行為，而受攻擊的是身為聯合國會員國的一個中美國家——瓜地馬拉。

一一〇。在這種情形之下，理事會責無旁貸，理應立即採取行動，制止侵略。目前，在瓜地馬拉已受侵略之時，理事會決不能拒不接受這項責任，而且在這個時候，任何其他機關都不能越俎代庖。

一一一。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已就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其中建議瓜地馬拉外交部長來電中所提出的瓜地馬拉遭受侵略問題應該交付美洲國際組織處理。可是，就今日之事而言，在侵略部隊業已侵入瓜地馬拉領土而且在一天之內就可穿越這個小國的國境的時候，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交由美洲國際組織從容討論並作決定的話，瓜地馬拉勢將被征服。而且，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已採取一切步驟來確保這項計劃的實施了。

一一二。我面前有一份美國國務部就瓜地馬拉問題發表的聲明，內稱瓜地馬拉最近發生騷亂一事證實了美國以前關於美洲國際組織可能採取行動對付瓜地馬拉的想法。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決議草案卻主張把瓜地馬拉的控訴交給美國國務部正想用來對付瓜地馬拉的美洲國際組織。

一一三。目前這個決議草案顯然是荒謬可笑了。在這個危急的時候，當聯合國一個會員國不僅受到被侵略的威脅，而且事實上已經受到侵略的時候，安全理事會豈可拒不立即採取行動去制止侵略，

而反把這個問題交付美洲國際組織。控制並且可以隨意操縱利用這個組織的美利堅合衆國已表示希望把瓜地馬拉問題交付那個組織以便在那裏對付瓜地馬拉，美國國務部昨天就有這種表示。瓜地馬拉的罪過已經由該國代表向安全理事會說明，它的罪過是膽敢限制一個美國水菓公司——即聯合水菓公司——的貪嗜。

——四。我們覺得目前這件事是美國對付小國的政策之典型例子。正如法國代表剛才提醒我們的，兩天以前，美國代表動人的語調告訴我們說美國曾經是一個小國，因此現在還以小國的眼光來看許多事情。美國顯然是在以這種眼光去看瓜地馬拉後才準備對這個祇有三百萬人口的中美小國進行武力干涉。

——五。大家都知道美國國務部和若干參議員聽到瓜地馬拉遭受侵略的消息，都公開表示歡欣。Scripps-Howard 系 *World-Telegram and Sun* 報紙的讀者一定已經看到該報的特別報道，其中敘述國務部和若干參議員如何興高采烈地欣聞瓜地馬拉受侵犯的消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非常簡單：許多美國參議員和國務部的高級官員對於聯合水菓公司和該公司在瓜地馬拉的各項活動都有直接重大利害關係。他們之所以興高采烈，理由在此。

——六。目前這件事還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它說明了世界一大強國——美利堅合衆國——在應付小國，尤其拉丁美洲國家方面所遵循的明確政治原則。

——七。我們決不可忽視下面這個事實，就是如果安全理事會不採取步驟，確使對瓜地馬拉這個小國——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所進行的侵略立即停止，那末聯合國就是鼓勵了美國，而且日後美國的侵略政策祇會遇到消極或默默的抵抗。對那種侵略政策，以後不會有積極的抵抗。這會造成甚麼後果呢？後果是明天哥斯大黎加，後天另一拉丁美洲國家將遭遇像瓜地馬拉今天這樣的命運，不僅美洲大陸而且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均將受到另一嚴重打擊，或許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這是對聯合國的根本信念與原則的一個打擊。那麼，揭發那些光輝原則的憲章勢將成爲笑柄，受人鄙視，而不受到我們怎會認爲應該給它的那種尊敬。

——八。大家應該注意：根據現有的文件，可知美國敵視瓜地馬拉的 policy 早在一九四四年就開始了。自一九五二年瓜地馬拉政府把聯合水菓公司所有未使用的空地收歸國有並且把它們移交給沒有土地的工人和幾乎沒有土地的農民以來，這種敵對政策尤其顯明。將近十萬個沒有土地的工人和幾乎沒

有土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聯合水菓公司根本不用土地。關於狗佔馬槽的古諺在這裏似很適當。聯合水菓公司在美國國務部和參議院中既有此極大勢力，瓜地馬拉政府採取上述行動，簡直是自掘墳墓。對瓜地馬拉所施的壓力日見增加，而且美國各報每天登載恐嚇威脅瓜地馬拉的言論，並且公開表示瓜地馬拉即將面臨它因爲反對美國而應得的那種命運。有人曾揚言要侵犯瓜地馬拉，現在那些恐嚇已經成爲事實了。

——九。因此，我們面臨一種公然侵略聯合國會員國瓜地馬拉的行爲；我們認爲安全理事會應該立即採取步驟，制止這個侵略。本理事會決不能把這件事交給另一機關，特別是因爲我已說過，根據我以前提到的美國國務部的聲明，瓜地馬拉不能期望從那個機關得到甚麼良好的結果。

一二〇。在這些情形之下，本人必須再度強調蘇聯代表團認爲安全理事會應該立即作成決定，制止瓜地馬拉境內的侵略。

一二一。Mr. Charles MALIK (黎巴嫩)：對於這樣一種情勢，我們祇能根據闡明此事真相的情報才能採取行動，但是本日下午許多發言代表已經說過，就這個問題而言，實情仍不大清楚。這個問題突如其來，有些代表甚至沒有想到我們今天會舉行會議。但是，這件事刻不容緩，急待處理，理事會今日開會極屬有當。

一二二。我們深切關懷此事，因爲它影響到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而且，敵國是聯合國會員國兼安全理事會理事國。此外，正如若干代表所指出的，此事還牽涉到可能因受侵略或其他原因而被人征服的那些小國的命運問題，因此聯合國必須防護這些國家。本人不知道瓜地馬拉大多小，但是我深信敵國更小。就憑這個理由，本人深切關懷這個問題。

一二三。各位代表已提出若干建議，而我們都同意在如此嚴重的情況之下，我們應該有所舉動，而且安全理事會應該立即採取行動。我已說過我們今天下午開會討論立即採取某種行動一舉是很正當的。

一二四。上述許多建議中有一個是瓜地馬拉代表提出的。因爲瓜地馬拉不是安全理事會理事國，所以他不能提出正式提案。他的建議是安全理事會派了一個視察委員會到瓜地馬拉去視察當地的情勢。

一二五。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代表所提決議草案中載有另一建議。法國代表對這個已獲得若干代表贊助的草案提出了一項修正，這修正案已被決議草案草擬人接受了。

一二六。瓜地馬拉和蘇聯兩國代表對上述決議草案，尤其是主張把這件事交付美洲國際組織的那一段，已經提出批評。

一二七。我不知道理事會各位代表在表決時將投甚麼票。除了我今天下午聽到的言論外，我也不知道各位代表接到甚麼訓令。就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特別關於後者的權力與尊嚴——以及小國的觀點來說，如果在此嚴重的情況下本次會議竟然不作任何決定而告結束，那是很可遺憾的事。但是，這是可能的，我們極可能徒勞無功，一事無成。我們應該極鄭重考慮這種可能性。如果我們討論如此嚴重的問題而毫無結果，那末這對安全理事會，對聯合國，對各小國，豈是一件好事？

一二八。當然有人會歸咎於否決權，並且提出各種各樣的其他藉口，可是這一切都不會改變下面這個事實：對於這種問題，安全理事會竟然是束手無策的。當我聽各代表發表宏論時，我心中就有這種想法。因此，我覺得要是我們的討論毫無結果，那是極可抱憾的事。

一二九。由此可知我們應盡力獲致一點結果。我覺得我們應該設法尋找一個適當的決議案全文，至少以免作個完全落空的表決，但是本人要保留根據以後獲得的情報改變主張的權利。

一三〇。我已說過，我絕對不知道各代表在表決時如何投票，可是因為深怕一無結果，我擬提出一個建議。我認為法國修正案是可以接受的，它已經獲得相當的贊助，至少原草案提案人、瓜地馬拉代表和紐西蘭代表等——我猜想——都已予以接受。這也許是一點結果，非毫無所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一點結果總比毫無結果來得好。因此，我建議草案提案人把決議草案略加修改，保留將由美洲國際組織審議這件事的意思，但是不要明說由理事會將此問題交付那個組織處理。同時，理事會將保留它對此事的管轄權，並且仍然據有這個問題。理事會還可採用法國代表所提出的那個非常重要的詞句。

一三一。有兩種方法都能使我們獲得這個結果。祇要巴西和哥倫比亞代表以及理事會其他代表從這兩種方法中同意採用一種，任何一種在我都是可以的。

一三二。其中一個方法是完全刪除將此事交付美洲國際組織的詞句，因為依我的了解，那個組織無論如何是要據有這個問題的。它可自行舉行討論，與我們無干，但是安全理事會將保持過問此事的權力。如果用這個辦法，那末這個草案祇要把倒數第二段刪去，然後加上法國修正案案文，就很有被通過的希望了。

一三三。另一方法是把草案全文分段提付表決。理事會如果認為其中有一段礙難接受，則可刪去該段而通過其他各段。如此，我們至少可有一點點結果，聊勝於無。

一三四。這些是我想到的幾項臨時建議，還須加以討論，因為我已說過關於這件事，我知識祇限於在這次會議中所聽到的話，因此本人的意見並不是甚麼權威看法。但是，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在今天下午作成決定，而且事實上具有議而不決的危險的話，那末我的建議至少會幫助我們通過似已獲得相當贊助的法國修正案，然後我們也許可將原草案中其他代表團並不堅決加以反對的部份全部增入法國修正案。

一三五。這就是本人目前的立場。要是我的建議獲得任何方面的贊助的話，本人擬立即提出一個正式提案。

一三六。主席：安全理事會目前據有由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提出並經法國代表修正的決議草案一件。法國代表的修正案業經巴西和哥倫比亞代表接受，因此已是目前這個決議草案的一部份。

一三七。主席已徵求過巴西代表的意見，他表示反對把決議草案分段提付表決。當然，他有表示異議的權利。因此，我們恐須就整個決議草案舉行表決。

一三八。Mr. SARPER (土耳其)：我曾非常仔細地聆聽瓜地馬拉代表和理事會內其他代表的發言。在目前這個階段，巴西和哥倫比亞代表的決議草案，尤其在他們接受了法國代表所提的修正案以後，似乎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一三九。蘇聯代表的論據無何理由足使我改變這種看法。他竭力想使未受瓜地馬拉代表指控的其他政府捲入這個爭端；因此我們在考慮那種趨勢時特別小心，而且特感興趣。

一四〇。有人說我們開了整整一下午的會，很可能作不成決定。黎巴嫩代表會說我們應該儘可能設法避免如此不幸的結果。我並不認為我們為了設法使人不行使否決權，應該時常改變態度。事實上，安全理事會不能處處竭其全力去求達成某種不會遭受否決的協議。我們應盡力獲致最佳的解決辦法；如果否決權使這個理事會成為毫無用處的辯論團體，那末造成這種情勢的那些國家應負全責。要是我們的行動受到否決權的阻礙，那不是我們的過錯。

一四一。Mr. Charles MALIK (黎巴嫩)：我想法國代表在我舉手以前就先舉手了，可是主席既然

准我發言，我要經過主席向法國代表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目前這個決議草案不獲通過的話，法國代表是否願意把他自己的修正案案文作為單獨提案提出？

一四二。Mr. HOPPENOT(法蘭西)：是的。

一四三。Mr. TSARAPK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要再說幾句話來反對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所提的決議草案。

一四四。在提出這個草案的時候，巴西和哥倫比亞代表以及支持他們的其他代表都特別提到憲章第五十二條，該條第二項規定如下：

“締結此項辦法〔就是區域辦法〕或設立此項機關之聯合國會員國，將地方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前應依該項區域辦法或由該項區域機關，力求和平解決”。這項規定所提到的是尚未發生侵略行為的情勢；當事國因有爭端歧見，互相威脅恐嚇，但是事實上並無侵略事發生。今天在這裏我們面臨一個完全不同的情形，這是非常顯明的。瓜地馬拉已經受到侵略。根據憲章第二十四條，安全理事會必須採取步驟，制止侵略。第二十四條說：

“為保證聯合國行動迅速”——本人要着重“迅速”這兩個字——“有效起見，各會員國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並同意安全理事會於履行此項責任下之職務時，即係代表各會員國。”

代表誰？代表包括拉丁美洲國家在內的聯合國會員國。

一四五。因此，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圖謀不先將此事交付安全理事會審議而把它交給美洲國際組織處理一事，絕對不當。我們反對那種建議，決不能加以接受。我們認為本理事會全體理事本着憲章的精神應該決議制止侵略，而不要決定將此事交給一個將與瓜地馬拉算帳的某一機關。將這個問題交付美洲國際組織的原意是使美國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在該組織中任意對付瓜地馬拉。理事會決不容許那種辦法。

一四六。第二，我必須請各位代表注意：把這個爭端交付美洲國際組織就是企圖使用要把戲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企圖迫使當事國之一不得不遵從它不願接受的一種程序。

一四七。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確的話，瓜地馬拉代表曾說該國政府反對將該國遭受侵略的控訴案文交給美洲國際組織處理。我深信這是瓜地馬拉代表說的話。但是，現在有人正提議作一個與此相反的決定，即經當事國之一認為不能接受的決定。

一四八。憲章第三十六條作何規定？憲章第三十六條規定防止此一決議之通過。該條第二項說：

“安全理事會對於當事國為解決爭端業經採取之任何程序，理應予以考慮。”

一四九。目前當事國之一既已對這種辦法表示異議，通過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的決議草案，就是違犯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的規定。因此，蘇聯代表團認這個決議草案是不能接受的，甚至不應提付表決。

一五〇。一個需要安全理事會迅即採取行動的情勢既已發生，我們決不能蹉跎時日。安全理事會既面臨一種侵略瓜地馬拉的行為，侵略部隊又已侵入瓜地馬拉，本理事會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但是，它應採取甚麼行動呢？它首應決議一切敵對行動、流血情事以及侵略行為均應停止。

一五一。如果要在今天通過一個複雜的決議案，那是很困難的，因為在提出決議草案和將它提付表決之間沒有相當的時間。因此，我們覺得理事會允宜通過下面這樣一個決議案：

“安全理事會

“業已將瓜地馬拉政府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文書(S/3232)視為緊急事項而加以審議；

“要求立即停止足以造成流血慘事之任何行動，並請全體聯合國會員國遵循憲章意旨，不協助任何此種行動。”

一五二。我深信瓜地馬拉代表已接受法國的提案。當然，這個提案尚可改進，而且可以更具體地提到制止侵略行為一事，本人對此毫無異議。可是，今天理事會應以通過這樣一個決議案為限，不應提及可能使人以憲章為根據，而正當地加以反對的細節事項，因為這種細節不但對受侵略者並無利益，反而有使目前情形惡化的危險。如果理事會通過巴西決議草案，目前的情勢就會惡化。

一五三。主席：本人現以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資格發言數分鐘。

一五四。瓜地馬拉代表自始至終彬彬有禮，而且很客氣地提到本人，我要向他表示敬佩之意。

一五五。美國深信：任何會員國，不論大小，在其認為安全受到威脅時，還有要求安全理事會舉行緊急會議的權利。即使安全理事會有時發覺它本身並非直接處理這種情勢的最適當機關，上述根本原則亦不受影響。

一五六。瓜地馬拉指責他國政府對該國實施敵對侵略政策。該國的控訴涉及兩個鄰國，洪都拉斯

和尼加拉瓜。那兩個國家被控訴破壞中美某一特定區域的和平。這些控訴，非常嚴重，當然應該立即加以審查。但是，當前的問題是那個機關能夠最迅速而有效地處理這個情勢。

一五七。美國政府認為這個情勢正是首應由美洲國際組織所屬主管機關迅予處理的一種緊急問題。參加美洲國際組織的瓜地馬拉政府已請該組織採取行動一事證實了敵國的看法。

一五八。本人不妨告知理事會：我們所接獲的關於瓜地馬拉情勢的報告雖然仍嫌零碎而不詳盡，但是根據美國迄今收到的情報，可知那個情勢並不涉及侵略問題，而祇是瓜地馬拉人反抗瓜地馬拉人罷了。引起當前這個問題的瓜地馬拉情勢使美國政府和美洲國際組織其他會員國政府都深感不安。因此，該組織會員國間若干時日以來已詳密討論瓜地馬拉問題，以期決定為維持美洲大陸的和平安全計究應採取何種步驟。

一五九。瓜地馬拉代表明白表示並沒有對美國政府提出任何控訴，本人非常高興，因為美國與目前在瓜地馬拉發生的事情，絕對沒有關係，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可是，我不得不指出瓜地馬拉代表雖然沒有控訴美國，但卻引述他人對國務部長杜勒斯，Ambassador Peurifoy 及 Ambassador John M Cabat 所作不利的批評。事實上，在他的陳述中，根據報載消息和道聽塗說引述他人評論的部份遠較他自己提出的控訴為多。那種手法當然使人獲得下面這個印象，就是發言者的主旨不在解答“真相究竟如何”的問題，而卻在解答“各報將用甚麼標題”的問題。

一六〇。我想在聯合國這裏並無用長篇大論來談論杜勒斯部長的必要。杜勒斯部長會多年參加本組織的工作，而且在座大多數代表與他都有很好的私交，因此要是有人臆斷杜勒斯部長懷有私心的話，那就足以表示發表這種意見的人自己並無光榮可言。

一六一。凡是認識艾森豪爾總統的人——在座許多代表都和他認識——都明白知道他醉心於人權和民主原則，並且痛恨一切方式的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率領了一支偉大的軍隊，與納粹帝國主義相抗衡，而且根據他一生的言行，他自在 Kansas 的童年時代起就一直同情為生活而掙扎的一般小民。

一六二。美國國務部部長在加拉加斯會議時並未發表與事實不符的任何言論。事實上，瓜地馬拉代表所引用的唯一權威材料是美國報界消息。雖然

美國報紙足令人敬重，亦深為本人所尊重，但是它們不是政府的代言人。我深信關於這一點，美國報界會同意本人的意見。在美國報紙中，任何人都能隨意找到許多不同的意見。Mr. Castillo Arriola 接着提到某些美國公司，但是這公司的言論當然是沒有權威的。末了，瓜地馬拉代表提到 Mr. Patterson。Mr Patterson 在政府中並無官職。他的言論完全是他個人的意見。正如本人不會根據某一瓜地馬拉人所說的話來評斷瓜地馬拉政府對於美國的意見，我請瓜地馬拉代表不要根據某一美國公民個人所說的話來評斷美國對於瓜地馬拉的意見。

一六三。我要提出瓜地馬拉代表從未提出足以證明美國國務部行為失當的人名、日期或其他詳確事項。

一六四。目前的討論以 Ambassador Castillo Arriola 發表演說開其端，我已說過他的語氣是很正當的。接着蘇聯代表就對敵國肆意誹謗，這使我想去秋 Sir Gladwyn Jebb 所用的詞句，就是當蘇聯代表這樣談論美國的時候，他“已經喪失理智了”。然後，我們又看到來賓席上的粗蠢表演——這恐怕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當然，任何人都能出錢僱用許多示威者來混充來賓，我們希望那些認為這是非常聰明的把戲的共產黨人不久以後會改變這種看法。但是，這也許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呢。

一六五。蘇聯代表說美國是美洲國際組織的主人。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並不是侮辱美國，他是在侮辱他自己，因為根據這一點可知蘇聯代表不能想像人類除了主僕關係外還有其他關係，一種以“共存共榮”原則為基礎的關係，一種互相容忍互相敬重的平等關係。他祇能想像在波蘭、捷克、立陶宛或愛沙尼亞等國高唱反蘇的人將有甚麼遭遇。請把這種情形與小國代表在聯合國中常常不贊成美國立場而且美國歡迎他們採取相反立場的情形作一比較。我們沒有附庸國，也不要附庸國。我們不想在自由世界樹立一種獨裁制度。

一六六。蘇聯代表又說美國曾經準備這次武力干涉。那完全是無稽之談。本人要他提出證明。這一點，他萬難做到。

一六七。本人在美國參議院服務過十三年，如今在這裏竟發現蘇聯代表原來是美國參議院問題這樣一個權威專家，頗感興趣。雖然蘇聯代表也許從未進入美國參議院，但是關於參議院的情形，他顯然比曾任參議員多年的人知道得更多。他說美國參議員假公濟私，根據私人財務上的利益來決定官方的行動，這種控訴不但並不增加蘇聯代表的榮譽，

卻反使大家懷疑蘇聯政府今天在這裏所提倡的每一政策是否明智，而且該政府是否具有誠意。

一六八。我要請蘇聯代表注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本人是美國的參議員；當時美國的參議院通過租借法案，美國政府據以援助蘇聯反抗納粹帝國主義。在那個時候，我們並未聽到蘇聯批評當時投票贊成協助該國的美國參議員別有居心。今天美國的參議員與以前投票贊成援助蘇聯的參議員正是同一種人，毫無差別。如果他們以前幫助蘇聯是對的，他們現在站起來保護他們國家的利益當然也是對的。

一六九。我看到蘇聯代表在笑，這使我相信他言不由衷，祇是奉命發言罷了。我深信實情確實如此。

一七〇。蘇聯代表表示擬對目前這個決議草案使用否決權。那時是三天內蘇聯第二次使用否決權了。在星期五，我們看到第五十九次否決，今天星期日，我們即將看到第六十次否決了。蘇聯所否決的究竟是甚麼？它是在否決請美洲國際組織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治療世界上這個創傷，然後向安全理事會具報的一個議案。這個決議草案並不要安全理事會規避責任。它祇是請美洲國際組織盡力協助而已。憲章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說：

“締結此項辦法”——即區域辦法——“或設立此項機關之聯合國會員國，將地方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以前，應該依該區域辦法，或由該區域機關，力求和平解決”。

一七一。那至少是一項毫無害處的規定。事實上，這是一項有見識和具有建設性的規定。蘇聯離開這裏有數千里之遙，為甚麼這樣一個國家的代表要使用否決權來反對目前這個解決辦法呢？那位代表對此事的興趣何在？根據他這種行動，舉世公正人士怎能不作成蘇聯對美洲半球懷有野心的結論呢？

一七二。這是唯一可能的解釋，而且真理報 (*Pravda*) 和消息報 (*Izvestia*) 過去兩三天內所刊載的文章證明了這個說法。我要正告蘇聯代表：不要過問這半球的事情，不要想在裏從事陰謀活動。

一七三。Mr. TSARAP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覺得不得不對主席以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資格發表的陳述提出答覆。讓我指出誰也未曾引述憲章第五十二條末項規定，那項規定說“本條絕不妨礙第三十四及第三十五條之適用”，而根據那兩條規定，安全理事會負有採取行動的明確義務。本人現在不談我已引述過的第二十四條規定，根據該

條規定，安全理事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

一七四。我現在要對另一點提出答覆。美國代表與奮緊張地問道蘇聯在安全理事會中為甚麼採取目前這種態度，它為何對西半球發生興趣。他甚至表示蘇聯對西半球別有用心。那是使大家不注意目前這個重大問題的一種老辦法。

一七五。今天，星期日，我們在這裏開會討論一個侵略問題。有一個會員國已經受美利堅合衆國所挑撥、組織和執行的武力攻擊。本人現在證明這一點。

一七六。我要再度強調蘇聯認為不論侵略發生在北半球或南半球，在東半球或西半球，我們必須制止侵略。根據憲章，即使侵略者發生於西半球，即使受侵略者是中美一個小國——瓜地馬拉共和國，凡是聯合國會員國，尤其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都有義務在安全理事會中採取一切措施，制止侵略。明天，洪都拉斯也許會受侵略，後天，受侵略者也許是尼加拉瓜，誰知道某國也許會像從前那樣再度派遣海軍陸戰隊在佔領尼加拉瓜。Mr. Lodge 似已忘懷那個事件。我可以提醒他美國對包括尼加拉瓜自身在內的許多小國的政策。因此，不論侵略發生於西半球、東半球、南半球、或北半球，侵略總是侵略。Mr. Lodge，不論侵略在何處發生，必須加以制止。關於這一點，疆界和地理上的界線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侵略情事在西半球發生，那末誰也沒有資格討論這個問題，而且大家必須把它交付美洲國際組織。Mr. Lodge 沒有提到昨天美國國務部發言人會說美國將在美洲國際組織中和瓜地馬拉算帳。

一七七。我現在要答覆美國代表所提的另一點，就是他說蘇聯代表雖然說美國從事侵略，但卻未曾提出證明。本人擬證明我們的指責是有根據的。我以後還可以提出其他事實，但在目前請各位注意下述各事。

一七八。根據我在參加這次會議前所研究的文件，可知當美國因瓜地馬拉對聯合水果公司所有未經使用的空地採取措施而決定和瓜地馬拉算帳以後，美國就和洪都拉斯與尼加拉瓜分別締結特別軍事同盟。舉例來說，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與尼加拉瓜簽訂了軍事協助條約；在五月十九日，即三週或一月以後，尼加拉瓜與瓜地馬拉斷絕外交關係，而且已在政治和軍事上積極準備，以便對付瓜地馬拉。以洪都拉斯來說，情形亦復如此。在五月二十一日(差不多同時)，美國和洪都

拉斯簽訂了一個軍事協助條約。當瓜地馬拉在五月二十七日提議與洪都拉斯簽訂一個互不侵犯友好條約時，洪都拉斯竟拒不接受該項提議。此後，若干方面就盡力煽動火氣，並且造成一種侵略者便於發動侵略的氣氛。事實上，這種氣氛確經造成。造成這種氣氛的途徑有二，其一是若干國家肆意從事我們所熟知的那種敵視瓜地馬拉的宣傳，從各報的大標題，我們已看到這種宣傳；其二是把武器運到那個區域。

一七九。請各位注意前鋒論壇報訪員 Mr. Wagner 所發的通訊。他說大家都知道美國政府寧願由一個拉丁美洲國家採取主動，對瓜地馬拉發動侵略，而且根據所有的跡象，洪都拉斯或尼加拉瓜也許會引起這個問題。

一八〇。在四月二十三日前後，當美國已分別與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簽訂軍事協助條約以後，一切已經就緒，侵略就開始了。

一八一。讓我再提一個事實。有一次，五個兵士被逮捕（根據五月二十五日 *Daily News* 所載消息，那天傍晚，當邊界衛兵逮捕五個武裝的瓜地馬拉人時，洪都拉斯與左傾的瓜地馬拉之間似乎即將發生戰事），美國立即派滿載武器、軍用品和車輛的飛機前往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那就是美國所採取的行動。這些證明難道還不足夠？你要我提出證據。你要多少，就有多少。美國各報每天正不斷公開地刊載這些證據。

一八二。本人還可提到其他事實。可是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顯明，不必多說。事實上，誰是侵略者一點是一個公開的祕密，美國無法曲解事實真相。我們以後還會提出其他事實，但是目前為了結束我對美國代表的答覆起見，我必須指出蘇聯參加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想連 Mr. Lodge 也一定明瞭這一點——它認為不論侵略發生於西半球、在東半球、北半球或南半球，侵略總是侵略，必須予以制止，而且理事會必須有所決定。

一八三。Mr. Lodge 說當侵略發生於西半球的時候，他寧願安全理事會不討論那個侵略問題，那就是說他要大家讓美國自由應付拉丁美洲所有落後國家。事實上，如果那些國家忽視安全理事會，如果讓它們自己去獨當美國的話，它們將面臨極大的危險。我們深信舉世人民一定都已看清這一點。目前這個決議草案提議安全理事會對某一位在中美的聯合國會員國遭受侵略一事不應加以審議，提出這樣一個草案就是企圖阻止安全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

一八四。在今日，當侵略已經發生，外軍已經侵犯瓜地馬拉，飛機正在轟炸該國的時候，把這個問題交給一個美國擬用來和瓜地馬拉算帳的機關去處理不但是錯誤的，而且與聯合國的基本宗旨和原則相違反。

一八五。安全理事會無權推諉其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侵略是不分畛域沒有止境的，而且不論侵略在甚麼地方，甚至在中美發生，安全理事會責無旁貸，必須討論這個問題，迅即採取行動，制止侵略。

一八六。主席：擺在理事會面前的是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所提的決議草案 [S/3236/Rev.1]，我們即將對該草案全文舉行表決。

一八七。Mr. CASTILLO ARRIOLA (瓜地馬拉)：我想簡論一下有人對敵國將遭受侵略一事通知美洲國際組織一事所作的解釋。但是，我要先對美國代表的若干意見提出批評。Mr. Lodge 說本人並未提出明確的控訴。我要告訴美國代表：本人事實上並不是到這裏來代表政府提出控訴的。敵國政府最重要的請求是理事會應該採取行動。此外，我要談一談 Mr. Lodge 所提出的美國政府或他自己的看法，就是瓜地馬拉並未遭受侵犯。可是，我們身受民用飛機的轟炸掃射，因此認為敵國確受侵犯。除了派遣一個聯合國視察委員會到瓜地馬拉去查明那一個說法為是以外，還能有甚麼更好的解決辦法。

一八八。其次，當我提到 Mr. Patterson 的時候，我不是指他目前沒有官職的普通公民地位而言。我是指他出任美國大使期內在敵國從事的那些活動。我想一個奉委執行政府職務，尤其任官頗久的人，自可對他所代表的國家的政策有一種看法。本人也不想以自己名義或代表敵國政府提出控訴，以免提出劇烈或不適當的控訴。本人提出事實並且引述若干言論以供安全理事會參攷。雖然我們很可以有一種意見，但是我所說的都不是我們的意見，而卻是可以視為公正無私並且與敵國或敵國政府都無關係的觀察家的意見。

一八九。在提出這些解釋以後，本人要簡略說明敵國政府並未將這個問題的要點通知美洲國際組織。敵國政府祇把受人侵犯的事情通知上述組織的和平委員會，但是會要求它在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前不要決定立場。因此，敵國和敵國政府對該組織可能從事干涉一點已表示異議，但是，美洲國際組織憲章第二十條規定締約國必須將美洲國家間可能發生的爭端提交該組織處理。可是，我已說過這一條規定或聯合國憲章的規定都不適用，因為我們與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或任何其他國家都並無爭端。這純粹是一個侵略問題。因此，敵國或敵國政府並沒有把這個問題提交美洲國際組織處理的義務。這是不可否認的權利，誰也不能強迫我們把此事提交美洲國際組織。敵國已請求安全理事會依據憲章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和第三十九條所規定的權力與義務，採取行動。歸根結底來說，敵國政府所採完全合法的行動引起了聯合國會員國在憲章下所負義務發生衝突的問題，因此憲章第一百零三條的規定必須適用。該條規定如下：

“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

一九〇。對於目前這個衝突——如果我們能稱它為衝突的話，我們雖將此事通知美洲國際組織，但卻未曾要求該組織採取行動——我們顯然必須適用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和第三十九條。關於此點，本人還得指出第五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如下：

“本條絕不妨礙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之適用。”

一九一。因此，根據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責無旁貸，必須調查敵國行使憲章所授權利而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的那種情勢。本人要求各位代表鄭重考慮這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九二。Mr. CARIAS(洪都拉斯)：我覺得必須請各位注意我們在對目前這個決議草案舉行表決時將採用甚麼方法。有人提議將這個草案分段提付表決。我覺得要是理事會通過最後一段的話，世人會懷疑敵國也許是有罪的；這一點本人現在要以禮鄭重地加以駁斥。有人說現在並沒有任何爭端。目前沒有爭端，那祇是因為安全理事會不能處理在中美發生的困難問題——本人今日發言時一開始就已闡明我們現在所處之此種情勢。我們有被視為十全十美的泛美組織，據說這種組織具體表現拉丁美洲人民在國際法方面所具有的偉大才能。我們身為拉丁美洲人民，為甚麼不使拉丁美洲所創設的組織更有精神、更受重視、更有價值呢？為甚麼硬把一個特殊的拉丁美洲問題提交一個任人信口雌黃，發表使聯合國理想完全破碎的言論的機關呢？

一九三。因此，本人要立即駁斥若干方面對洪都拉斯提出的種種責難。關於瓜地馬拉所提涉及洪都拉斯的任何困難，我們日後自將提出說明。

一九四。主席：我們現在對經過修正的巴西和哥倫比亞決議草案[S/3236/Rev 1]，舉行表決。

舉手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黎巴嫩、紐西蘭、土耳其、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反對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表決結果：贊成者十，反對者一。

一九五。主席：本席預料會有這個結果，所以已經研究過有關的原則，並已達成下列結論：在我看來這問題屬何性質，固很難說，但大體不能算是一個程序問題，因此受制於否決權。本席作此結論，頗以為憾。

因有一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投票否決，決議草案未獲通過。

一九六。Mr. HOPPENOT (法蘭西)：法國代表團對蘇聯代表投票否決巴西決議草案一事，深以為憾。這個否決票有效地使安全理事會無法採取英聯王國代表稱為合理而具有建設性的那些切實可行的措施。那些措施本是巴西和哥倫比亞代表為了促使瓜地馬拉代表提請我們注意的情勢獲得和平解決而提出來的。

一九七。這個否決票已再次使理事會陷於癱瘓狀態，無法履行其在憲章下所承擔的義務。蘇聯代表團再次自行負起與維持國際和平安全有關的重大責任。

一九八。本人贊成 Mr. Malik 剛才發表的那些意見，就是安全理事會萬不可陷入蘇聯否決票造成的那種絕對無能為力的情境；理事會至少在這義上應表示它的權力並且制止目前的流血慘事；理事會應該顧及所有對我們懷有信心的愛好和平的自由人民的感覺，呼籲有關方面停火。如果這個呼籲的唯一結果祇是使一條人命幸免於難，使一個無辜者不步多少年來在內戰和國際戰爭中殺身捐軀者的後塵，我們還是有發出這種呼籲的義務。因此，本人擬將業已獲得理事會全體代表和瓜地馬拉代表慷慨贊助的修正案全文當作單獨決議案另行提出。

一九九。我要儘可能說明法國代表團的這個步驟決不可解釋為對美洲國際和平委員會是否有權處理此事及其就此事所採行動是否合法兩點發生懷疑或是削弱上述委員會的職權。相反的，安全理事會因蘇聯使用否決權而無法履行責任一事適足證明要求這個組織的規程所設機構採取行動一舉是正常的。我希望能確把任何人，尤其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代表，心中的疑惑掃除乾淨。

二〇〇。本人要提出的新決議草案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會

“業已將瓜地馬拉政府致安全理事會主席文書(S/3232)視為緊急事項，予以審議，

“要求各方立即停止足以引起流血慘事之任何行動，並請全體聯合國會員國本憲章宗旨不協助任何此種行動。”

二〇一。本人無須再向洪都拉斯代表說明根據憲章的明文與意旨擬具的這些一般詞句決不會被人解釋為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或他國政府對於目前在瓜地馬拉境內發生的令人抱憾的情事也許負有直接或間接責任。

二〇二。理事會代表如不要求先將這個草案的全文分發，本人擬請主席立即將草案付表決。

二〇三。主席：我們現在對法國代表剛才提出的決議草案舉行表決。

舉行舉手表決。

決議草案一致通過。

二〇四。Mr. TSARAP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法國代表竟這樣解釋蘇聯代表對巴西決議草案所投否決票，本人無法苟同。他的意見是蘇聯的否決票使理事會陷入癱瘓狀態等等。但是，如果我們冷靜頭腦的話，就顯見理事會不能參與解決這個問題的工作的正是這個巴西決議草案。實際情形就是如此。蘇聯投票贊成剛才一致通過的決議案足證蘇聯贊成由安全理事會處理這件事情的。

二〇五。Mr. GOUTHIER(巴西)：本人投票贊成法國決議草案，因為我的假定是本理事會的任何行動不會妨礙美洲國際組織對目前這件事採取它認為適當的步驟。

二〇六。Mr. ECHEVERRI CORTES (哥倫比亞)：承各位投票贊成本代表團與巴西代表團共同提出的決議草案，本代表團深覺感激。根據這次投票來說，各位在事實上已對美洲區域組織表示信任，雖然有一位與這種組織相疏異而且不知道這個組織具有維持世界和平安全的崇高宗旨的代表會對這個區域組織提出惡意的批評。我們深信雖然這個決議草案未獲通過，美洲區域組織將能處理我們今晚就瓜地馬拉共和國境內發生衝突一事所研究的那些問題。

二〇七。Mr. Charles MALIK (黎巴嫩)：我要說明我投票時所採取的態度。本人投票贊成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的聯合決議草案，因為我對它具有信心，而且我贊成儘可能把這類問題交給區域組織處

理。我們自己也屬於一個類似的區域組織，而且希望這種組織在維持和平與安全方面能夠盡量執行它們的任務。另一理由是本代表團對拉丁美洲區域組織處理這種問題的權能具有充分信心。

二〇八。本人投票贊成法國決議草案，因為我已說過對於這種重大事項，任何結果，不論多麼微不足道，總比沒有結果強些。

二〇九。就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必須一致的規定而言，它的全部意義在設法求得一個最起碼的共同立場。因此，安全理事會有尋求那個最起碼的共同立場的義務。法國代表似已找到了那個共同立場，我們似可略感欣慰而散，因為就安全理事會的威信尊嚴來說，通過這個決議案遠較不作決定為佳。

二一〇。蔣先生(中國)：本人要簡略說明兩次投票的理由。我根據聊勝於無的理論投票贊成法國提案。但是，本人根據許多理由投票贊成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的聯合提案。

二一一。第一，對於現在稱為美洲國際組織的那個組織的歷史與發展，本人非常景仰。我覺得安全理事會早應利用那個組織，並使該組織在它的區域內獲得威信，以便日後對參加該組織的國家更有獻替。

二一二。在今天下午討論過程中，我們已聽到五個拉丁美洲國家代表的宏論，而且我們面前還有另一拉丁美洲國家的公函一件，我是指古巴代表的來信而言。

二一三。現在，根據那些拉丁美洲國家代表的表示，我覺得拉丁美洲國家堅決而且幾乎一致地認為這個問題首先應該由美洲國際組織處理。因此，這種幾乎一致的意見予本人以至深的印象。我覺得安全理事會應該尊重那種堅決的意見。

二一四。Mr. MUNRO (紐西蘭)：本人無須說明我對第一個決議草案的投票理由，但卻要簡略說明為甚麼投票贊成第二個決議案。第一，我要明白表示我們並不假定在座各代表所代表的國家有錯。我以前已說明此點，現在還要加以強調。第二，我投票贊成法國決議案，因為我覺得美洲國際組織仍有權過問這件事，而且仍可進行調查，並且將它發現的事實向我們具報。

二一五。Mr. Charles MALIK (黎巴嫩)：我要對剛才發表的管見，提出一點更正。有人提醒我說我會用“最起碼的共同立場”一詞。本人當然應該用“最高共同點”——即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協議

的最高共同點。要是還有含糊不清的地方，我甚至願意改用“最廣大的協議”一詞。那該是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的目標。

二一六。本人還有一點更正。我提到法國提案時曾用“微不足道”四字。但是本人卻要消除這一詞在國外可能造成的下列印象：就是今天我們通過的決議案真是微不足道的。就嚴格的客觀意義來說，這個決議案是非常重要的。它至少要求各方制止流血慘事，因此客觀地說來，它並非微不足道，它是非常重要的。當有人說聊勝於無的時候，他給人的印象是這是一個我以前所謂長起碼的共同立場問題。事實上，我們通過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決議案，遠較“聊勝於無”一詞的意思為重要。

二一七。Mr. TSARAPK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許多安全理事會理事在說明為何投票贊成我們剛才一致通過的決議案時都表示他們並不重視這個決議案，祇是有一點結果總較毫無結果為佳。本人要指出這個決議案要求停止衝突，採取為制止流血慘事所必需的一切措施，並且促請關係國家不採取足以使流血慘事屢續不停的任何行動。

二一八。我認為安全理事會通過這個決議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而且這個決議案，如若妥予實施的話，大可恢復中美各國間的和平，同時我們的主要責任是恢復和平與制止侵略。這個決議案雖很簡短，但是已經通過，這個事實使它比以前我們否決的冗長的決議案重要得多。

二一九。主席：如果沒有其他代表要發言的話，我要以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資格說幾句話。

二二〇。美國代表團投票贊成法國代表所提的決議案，因為它全心全意地贊成法國代表所提出的兩項保證：第一，那個決議案絕無限制美洲國際組織的行動之意，第二，那個決議案絕不有傷洪都拉斯或尼加拉瓜政府的體面。

二二一。黎巴嫩代表對這個決議案深感滿意，本人希望能像他那樣感覺歡愉。這使我想到詩人 Browning 的詩句，在這漫長的下午即將過去的時候，我擬就記憶所及加以引述，如有錯誤，尚祈英聯王國代表指正。Browning 說

“作惡不如為善

“逞兇不如溫良

“狂暴不如寧靜”

二二二。我想就大有助於促進和平一點來說，為贊成這個決議案而能說的話不過如此了。但是，我要向法國代表致敬，因為他終於能夠找到這個最起碼的共同立場。

二二三。就我來說，今天的重大成就是有十國代表在這裏投票贊成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的決議草案。這在世界各地將會發生重大的道義上的影響。另一重大事情是蘇聯的否決票已使舉世人民看清蘇聯對這件事的居心，但是這祇是蘇聯代表團在這裏所採取許多喪心病狂的行動中一個最最喪心病狂的行動而已。

二二四。Mr. CASTIOLLO ARRIOLA (瓜地馬拉)：本人要聲明敝國政府因目前的情勢異常嚴重，所以寧願安全理事會承擔憲章所規定的每一項義務。我剛才已把這次會議的結果報告敝國政府，敝國政府表示滿意，並且重申其對美洲國際組織的信心。它認為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具有本組織的力量和道義上的尊嚴，因此將禁止任何方面派遣飛機去轟炸掃射瓜地馬拉人民。瓜地馬拉政府深信這個決議案也具有充分力量，足以確使與瓜地馬拉為鄰的國家封閉邊界，以免有人侵入瓜地馬拉國境，釀成無謂的流血慘事。敝國政府認為這就是這個決議案的力量範圍所及，而這種力量乃是舉世人民信任本組織和安全理事會的結果。

(午後八時〇五分散會。)

S/PV. 675

Printed in U. S. A.

Price: \$U.S. 0.40; 3/- stg.; Sw. fr.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C.A.P.—55-00078—Nov. 1955-125